



钟声不断



辽宁人民出版社

47

PDG

目 次

锤声不断	武宝生 (1)
交鞭记	金 河 (22)
风雨大青山	迟松年 (34)
篝火正旺	李占恒 (59)
妈妈来队	竹 青 (71)
闯 礁	马歌今 (81)
猛虎添翼	陈广源、刘耀华、姜峻岭 (94)
出 徒	刘 忠 (111)
牧马姑娘	丛培德 (118)
炉火熊熊	徐宏智 (135)
两个女猪倌	董迎芳 (150)
考 试	张向午 (159)
重 任	张 伶 (173)
育苗时节	贾凌生 (182)
永不途停	蔡恒芳 (193)
“造车迷”的故事	崔亚彬 (209)

女卸油工	鞠 峰 (218)
忠 诚	韶 阵 (230)
后 记	(241)

锤 声 不 断

武 宝 生

“嘭！”“嘭！”“嘭！”……锻工房的锤声一声紧连一声，震撼着营区，震撼着机场。

就在这阵儿，锻工班长郭雄高和副班长李大刚正为白天发生的事情交换意见哩！他俩在屋子里低声争执着。

“班长，你今天这件事就是做得不对！”

“我没想通！”

“你……”

……………

这个锻工班，在我们飞机修理厂真叫熟透的枣子，红得很哩！是闻名全师的先进典型。锻工班之所以响当当，还因为有两个硬棒棒的好班长。班长郭雄高浓眉大眼，个儿不高不矮，胖墩墩的。走起路来“咯噔咯噔”，爱挺胸脯，步步带劲。平时沉默寡言，两片厚嘴唇多半是锁着的。他办事果断，喊哩咔嚓。工作埋头苦干，两手不闲，汗水不干，“牛劲”很大，有百斤力气不使九十九，困难压头头不低，重担面前不弯腰。副班长李大刚，高大魁梧的身躯，枣红色四方

脸膛，浑身疙瘩肉。工作中胆大心细，活象立秋的石榴，满脑袋点子。他说话爱攥拳头，嗡嗡山响，口不瞒心，单刀直入，呼啦呼啦，有啥说啥，肚里装半斤，绝不倒四两。有人叫他“钢锤”，有人称他“炸弹”。总之，是个火镰脾气，一碰就冒火星子。说实在的，一个连队还真需要有这样的几把“钢锤”呢！郭雄高和李大刚平时在工作中大事小事共同商量，步伐十分协调，真是敲锣是锣点，敲鼓是鼓点，配合的很好。班里的各项工作有节有拍，井井有条。可今天，意见不一致了。

他俩在屋里争论，班里几个战士在屋外的墙跟下也关切地轻声议论：“今天班长和副班长到市里红旗机械厂向工人师傅学习，出了点什么事？”正当他们猜测的时候，从厂部办公室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四十擦边年纪，身上的军装已经洗得褪了色，肩膀、膝盖打着补丁。鲜红的帽徽、领章，闪闪发光。古铜色的脸庞，焕发着朝气，深邃的眼睛，灼灼闪光。他就是修理厂教导员段铁明。段铁明在生活中一贯艰苦朴素，对待同志平易近人，被誉为“战士的贴心人”。工作中注重调查研究，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窝，拉革命车没有松套的时候。大家称他是拖不垮砸不扁的硬骨头，是进军路上的冲锋号。此刻，段铁明心里惦念着一件事。早上，他派郭雄高和李大刚到市里红旗机械厂向工人师傅学习，到现在还没见汇报情况，他心里踏实不下来，想去找他俩唠唠。当他走到锻工班门口时，不禁怔住了：宿舍里郭雄高和李大刚正在大声大气地争着呢！

“反正我对你今天在工人师傅面前的表现有看法，你就

是有点儿王婆卖瓜——自吹自夸。”

“前面我是照着在家定的稿子念的，后面我总共也不过说了三句话，怎么就这样了？”

“你这话越说越‘抛锚’了。”李大刚提高了嗓音，突然地打连发：“早上出发前，教导员再三叮咛咱俩，今天到红旗机械厂是一次向工人师傅学习的好机会，可你？”

“我最后不表态了吗！”

“你那叫啥表态？‘我们做得还很不够，还要继续努力，但我们愿意和工人老大哥开展竞赛……’甯！人家帮你把电动锤安上了，你翅膀儿硬了，要和人家赛上了！”李大刚象玻璃板上摔钢珠，“你说你那‘不够’和‘继续努力’是真心话不是？”

“我……，不管咋说，你的批评我接受不了！”

停了一会儿，李大刚顿顿话头，缓和了语气，感情真挚地说：“班长，你是党员，我是党小组长，我现在给你提条意见！”

“那你就提吧！”郭雄高有些不是好气地说。

“给你说痛点，你现在翘尾巴了！思想上长毛了！经不起表扬！”

“我？”当啷又一锤子砸来，郭雄高的脑袋嗡的一下，心都要蹦出来了，嘎巴着嘴说：“副班长，难道今天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吗？……”

.....

段铁明立在门口静静地听着，两眉中间深深地显现出一

个“川”字。他想到这场风波和自己工作做的不细有关——早上，要是他一同去红旗机械厂哩，也许不会出现这问题了。想到这，心里感到一阵难受。

事情是这样的。当部队开展为革命刻苦钻研军事技术运动以来，郭雄高向党支部提出了“苦战半个月，实现锻工机械化”的倡议。党支部对他们的行动立即给予支持，号召全厂同志对他们大力支援。修理厂和市里红旗机械厂因为业务上的接近，多年来，团结战斗，互相学习，结下了鱼水深情。当锻工班要革新电动弹簧锤时，红旗机械厂的工人师傅很快知道了，他们亲自来到部队和锻工班的战士并肩战斗。在工人师傅的大力协助下，在兄弟班组的热情支援下，仅仅十几天的工夫，弹簧锤试制成功了。对锻工班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苦战实干的精神，工人师傅很受感动，准备组织一个学习小组来部队取经。段铁明觉得厂里的工作并没有做好，所以，主动派郭雄高和李大刚到红旗机械厂一面向工人师傅汇报工作，更主要的是感谢工人师傅的大力支持，向工人师傅学习。临走时，段铁明再三嘱咐郭雄高和李大刚，一定要谦虚谨慎，在工人阶级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但是，在介绍制作电动弹簧锤的经过时，郭雄高讲着讲着，口大气粗，流露出骄傲自满的情绪。特别是最后结尾稿子上没有的那几句话，李大刚听在耳里，急在心上，当下不好说什么，只好在回部队的路上向他提出了批评。郭雄高一时转不过弯来。这不，一直到现在还憋着那股劲儿呢！

“小李，我不跟你争了。咱找教导员摆摆！”郭雄高说

着腾地站起来。

正在这当儿，门“吱嘎”一声开了。

“教导员！”

郭雄高和李大刚同声亲热地喊起来。段铁明让他俩坐下，接着亲切地问道：“你俩今天向工人师傅学到些什么好经验啊？”

“教导员，我今天又有不少收获……”李大刚要往下说，段铁明见郭雄高锁着嘴巴，便拦断小李的话，问郭雄高：“小高，你有什么体会？”

“咳，今天我和他闹了点矛盾。”郭雄高所答非所问地紧攥着拳头说。

“矛盾？什么样的矛盾呀？”段铁明想知道郭雄高的思想现状，摸摸他的脉搏，故意地问。

“教导员，我对自己从来不护短！”郭雄高气鼓鼓的，脸憋的通红，“他硬说我翘了尾巴，思想长了毛……”

“噢！我们光不护短还不行，咱还得主动揭短哩！”段铁明走过去拍拍郭雄高的肩膀，恳切地说：“咱不要一听同志们的批评就受不了，同志们不提，咱也得寻思寻思，向自己打进攻仗！”段铁明一席话，字字有斤两，使郭雄高很震动。他仰起头，凝望着正面墙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画像，心里一阵火辣，脸上泛起一片红云……

二

“瞿，瞿，瞿！”三声清脆的熄灯哨响过之后，沸腾的

营区万盏灯火呼啦啦全灭了。只有段铁明的房间还亮着灯。他平常有个习惯，晚上睡觉前总要想一想一天当中的问题，放放“纪录影片”。现在，他直挺挺地站在窗前，白天发生的事情象钢锤一样撞击着他的心。

想想吧，白天的事发生在战士身上，根子还在自己这儿。“解放军学全国人民”是毛主席的号召，是我军的光荣传统，是毛主席建军路线的组成部分。今天，自己应该和小郭他们一块去才对呀！这件事，不正反映出自己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念不强吗？这件事，不正检验出自己平时对部队教育不够吗？这件事，不正衡量出自己继续革命的觉悟不高吗？成绩，可以是一面战鼓，它使你每想到它就受到鼓舞，增强继续革命的斗志。它也可以是个包袱，使你背在身上，不知不觉地慢慢放松了脚步。对了，成绩只能是脚下一个新的起点，好象爬坡，刚刚登上一个山头，面前又出现了更大的高峰。

“轰隆隆——”突然，远处传来一阵轰鸣的马达声，段铁明的思路中断了。他抬头一看，机场上灯火辉煌，矫健的战鹰沿着强烈的探照灯光组成的“天梯”，徐徐射向深黑色的夜空。飞夜航了。段铁明的目光转移到锻工房，只见锻工房里红通通的，炉火正旺。“嘭！”“嘭！”的锤声激荡着四野。听到这熟悉的锤声，望着那炉火射出的红光，段铁明眼前情不自禁地闪现出郭雄高来部队的情景。

那是三年前的阳春三月，百花含蕾，千枝泛翠，迎春花含笑迎来了一批新战士。看着那一个个精灵而又憨厚的小伙子，段铁明乐得嘴都合不拢了。这天，郭雄高蹦蹦跳跳地来

到了修理厂。当兵保卫祖国的愿望实现了，那高兴劲儿就甭提啦。当天，小郭写了份决心书交给段铁明。段铁明看着决心书，膘膘眼前这个胖墩墩的小伙子，语重心长地说：“小郭，做一个革命接班人，绝不能因为有好的家庭出身和优越的政治条件而阻碍自己前进的步伐呀。”听了段铁明的话，郭雄高心里热乎乎的，胸脯一挺，说：“教导员，我明白。一定好好干革命。”可是，当段铁明拉着他的手把他带到一间矮小、简陋的锻工棚时，看着那傻大黑粗的铁砧子和笨重的钢锤，又看看远处那宽阔的机场和银闪闪的战鹰，脸色有些阴沉了：“哟，咱可没料到空军里头还有个‘打锤兵’！”郭雄高无意中溜出的话，引起了段铁明的注意：小伙子还不知道钢锤的份量呢！第二天，他把郭雄高带到营房门口那排钻天杨下，迎着金灿灿的朝阳，交给郭雄高一把大锤。小郭接过一看，不禁楞住了：锤把已经要断了，是用钢皮和牛筋绑起来的，手经常握的地方已经磨出了深印，锤棱砸卷了，侧面刻着四个十分显目的大字：“我爱大锤”。小郭端详着大锤，不由的又看看段铁明。

段铁明从小就和锻锤打交道，是个有名的“老锤手”。解放战争期间，因为革命需要，他扛着这把大锤参加了我军修械所。不少年头，一直站在砧子旁抡着这把大锤，从国内抡到朝鲜，从朝鲜又抡回国内。当干部之后，也没扔下锤把，每天总忙里偷闲到锻工房甩会儿，直甩得浑身冒热汗为止。战士们关切地劝他：“教导员，你年纪大了，又负过伤，别干了。那儿还少你这两锤！”段铁明嘿嘿一笑，说：“你们可

以替我抡大锤，但是不能替我砸掉政治灰尘啊！”就从那回，他特意用鑿子在锤上深深地鑿了这四个字：“我爱大锤”。

段铁明见小郭瞧着他那楞神劲儿，过去紧紧攥住他的手说：“小郭啊，革命战士要听党的话，要象这钻天杨一样，栽到那，就在那扎根、发芽，茁壮成长。这钢锤虽小，但它连着五洲四海的风云。飞机上的一钉一铆和咱锻工战士的一砧一锤紧紧连在一起啊！”段铁明的话，真象重锤一样敲得郭雄高的心弦“蹦”“蹦”直响。霎时间，小郭浑身灌满力气。只见他剑眉一扬，紧握起大锤，说得干巴利落脆：“教导员，咱不是泥捏的！革命要咱当锻工，我甩一辈子大锤不松手！”段铁明看着小郭聪颖、笃实的样子，和急切起伏的胸脯，脸上不禁浮起了笑容，心里一阵火热：是块好料子，多加几次温，好好捶打捶打一定会变成一块优质钢！当他看到小郭脸上和两手那“细皮嫩肉”，心里马上作了一项决定。不久，郭雄高和另外几个新战士被送到部队采石场劳动锻炼，每天和石头、沙土、风雨、炮声打交道。经过半年时间的风吹日晒，沙打石磨，郭雄高脱去一层皮，换了一副结实的骨架，在“火线”上入了团。从采石场回厂的那一天，段铁明亲自去接他们。一见面，就笑呵呵地抓起小郭的手，掰开一看，说：“嗯，不错！”小郭脸一红，手一缩，急忙说：“不！教导员，和别的同志比比，还差得远呢！”

回厂后，在党的教育下，郭雄高的进步更快了。就象那刚返青的春苗，刚顶开土的嫩豆芽，迎到了春风雨露，吱吱地向上冒，一日长三寸哇！很快入了党，不久又当了锻工班

长。他带领全班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完成任务一次比一次出色，受到上级党委的一次又一次嘉奖，是全师有名的先进班。最近，师党委又授予他们“机务红旗班”的光荣称号。锻工班名声大了，顺风顺水船的舵更难掌啊！在成绩面前，郭雄高会想些什么呢？段铁明心头猛然一动：要用“两点论”时时解剖自己和同志，使大家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有自知之明，这对于一个领导干部实在是太重要了……

“嘭！”“嘭！”“嘭！”……锻工房的锤声打断了段铁明的沉思。

“对！锤声不断！不过……不能光想着锤往别处打！”段铁明喃喃自语着，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带茧的大手收拢起来，攥成个铁疙瘩，不住地敲着自己的脑门儿。

三

第二天吃完早饭，段铁明扛着行李卷儿，浴着红灿灿的阳光，来到了锻工班。战士们刚刚帮他收拾好床铺，师里通知他马上去参加月终总结会。

总结会上，师首长对修理厂的工作又一次进行了表扬。特别提到了锻工班，说他们在战备、训练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取得了新的成绩，有了新的经验。没想到，当师首长让段铁明向大家汇报工作时，他却一口气将锻工班昨天在向人民群众学习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联系到自己的思想，进行了自我解剖，要求师首长和到会的同志帮助他。大家望着段铁明，

只见他眼角上微微蹙起的皱纹变得深了，黑黑的脸膛显得很平静，又亮又深邃的眼睛闪着谦逊的光辉。

总结会开了一个上午，段铁明在机关食堂吃完午饭，没有直接回修理厂，而是拐了个大弯儿到通讯营去了一个下午。因为通讯营最近在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方面取得了新的成绩，总结出了好的经验……

当夕阳收尽余辉，夜幕遮盖了营区的时候，段铁明才急匆匆地向厂里走着，回味着一个下午的收获，舒心地笑了。

“教导员，可把你盼回来啦。让我在这儿好等！”突然，李大刚带股旋风迎面跑来。

段铁明看着他那毛焦火辣的样儿，笑着问到：“什么事，这么急？”

李大刚借着路灯看着教导员那沉着平静的面孔，眨了眨眼睛，马上压住心头憋着的事，找了个词儿问：“教导员，总结会开完啦？”

“嗯。”段铁明注意到他脸上的变化，顺口说：“小李，今天在会上师首长又……”

“我知道。”李大刚眼珠儿一转，说：“师首长可能又表扬了我们班，可我们班还……”

“还存在一定问题。是不是？”段铁明打断了他的话。

“就是嘛。”李大刚大手一劈，脱口而出，“教导员，我……我和郭雄高又闹了新的矛盾！”

段铁明一听，眼睛一亮：“噢！这可真是一波未平一波

又起呀！”

“教导员，班长他……”李大刚脑门上涌出汗珠子，一急之下说不出话来。段铁明拉着他坐到一块大石头上，轻声说：“慢慢说嘛。你呀，别象个引信似的，不管安没安到炸弹上，一碰就炸！”李大刚听了段铁明的话，冷静了许多；接着，一字一板地讲出了事情的原委：“今天下午整理工作场所时，郭雄高带领两个战士把锻工房过去使用的用废油桶做的加热炉、地砧子，都搬到仓库去了。他还亲自把教导员的那把大锤送进了荣誉室。我觉得这样做不对，跟他说：

‘班长，这些东西还有用，扔不得呀！’他说：‘咱们已经革新了电动弹簧锤，又有新式加热炉，这些老古董摆在工作房影响清洁整齐。’我说：‘打起仗来，大锤、地砧、土炉子，真还离不了呢！’‘现在不是没打仗嘛！’班长说着还是照着自己的意见干了。我一急之下没言语了，心里想：教导员回来非得好好解决一下不可。”

听了李大刚的汇报，段铁明两条眉毛骤然蹙起，拧成一团……

“依我看，对我们班长急需要帮助帮助。”李大刚抹了一把汗，亮着虎闪闪的目光说：“他抱起葫芦不开瓢了！”

段铁明静了片刻，望着李大刚说：“你这么冒烟喷火的，人家就开瓢啦！”

“嗨！”李大刚有点难为情地，“教导员，你不是常对我们讲嘛，火不大炼不出钢来！”

“哈哈，你也学会了。”段铁明拍着李大刚厚实的肩

膀，说：“做思想工作可不能毛毛糙糙地使急性子！咱要按照毛主席说的那样，对待同志要满腔热情，和风细雨。何况，这事不光怪他。”段铁明说到这，拉了李大刚一把，“走，咱们到锻工房看看。”

段铁明和李大刚大步流星来到锻工房。喔，一天不见变化挺大：火钩、钢钳、煤铲，齐刷刷的挂在墙壁上；各种钢料由粗到细齐整整的在墙脚下“立正”着；工具箱、锻件，摆放得溜直一条线儿；弹簧锤舒展展地盖着蒙布，象只熟睡着的狮子；嘿，就连煤堆也修整的有棱有角。一切的一切，使人看了真带劲儿。段铁明环视着。他走到料架前面，拿起一块块锻件端详着，检查着，忽然发现了两块锻件不合乎质量要求。这是加工飞机上万向接头的毛坯锻件，由于温度不到，捶劲过猛锻裂了。李大刚站在一旁一动不动，凝视着。

“小李，看看！”

“嗯。”

“咱把地砧和土炉子抬回来，再修修。”

“那班长……”

“他会想通的。”

.....

这时，郭雄高正伏在荣誉室外面窗口下想心思，一会眼睛瞪的牛大；盯着室内那块红绸上绣着的“机务红旗班”五个金黄色大字。他望着望着，心里翻滚着：难道我真的翘尾巴了？郭雄高思想中翻过一阵热浪以后，又有些平静了。只觉得浑身软不拉塌的，眼皮直“打架”。……“嘭！”“嘭！”

猛然，锻工房响起了锤声，把他惊醒了。他急忙来到锻工房门口，看着里面的情景发呆了：教导员和李大刚重新把地砧安放在原来的位置上，周围厚厚地埋了土，显得比原来更牢固，更结实。教导员在试锤，李大刚挽起袖筒，两手泥巴，正在糊炉膛呢。

段铁明一抬头，发现了郭雄高，便热情地说：“还站着干啥，快来帮帮忙吧！”

“教导员，咱用不着这些了，还不如拆了整齐些！”郭雄高说着走进来。

“小郭，这可是咱们的传家宝。”段铁明郑重地告诉他。

“那……师党委今天不是还对咱们革新电动弹簧锤进行了表扬吗？”

“不错，是表扬了。”教导员走过去抓起一把泥巴，往炉膛壁上一摔，又说：“小郭，咱们是野外修理厂，平时一定要想到战时。如果厂房被敌机炸毁了怎么办？如果紧急转场，外出执行战斗任务怎么办？别看地砧、土炉、锻锤不起眼，到时一人扛着，两人抬着就拉出去了。再说，弹簧锤是好，不过，有的活儿单靠它还靠不踏实呢！”说罢，走到料架跟前拿起那两块锻件交给郭雄高。

响鼓不用重捶，郭雄高拿起锻件一细看，倏然，脑袋“轰”的一下：可不，捶裂了！裂缝很细，很短，不细看发现不了。郭雄高心里完全明白，在飞机上面留下这裂痕，那可是大隐患。

郭雄高抬起眼皮，深沉地望着教导员那结实魁梧的身材，淳朴憨厚泛着红光的面孔，不禁浑身热起来。霎时间，汗珠一滴一滴流过眉梢，流过腮帮，他用舌头舔了舔，又苦又咸，若有所悟地喃喃说道：“教导员，你真好！唔，钢锤落点真准，好有份量啊！”

四

灿烂的阳光照耀着机场。宽阔的起飞线上，人来车往，一架架展翅欲飞的战鹰排成一行，犹如一道银色的铜墙铁壁，威武雄壮，闪闪发光。整个机场，充满了战斗气氛。

“砰！”“砰！”两颗绿色信号弹划破长空。新的飞行日又开始了。机务人员给战鹰充足气，加满油。飞行员们手提飞行图囊，雄赳赳地向着自己的战鹰奔去。只见他们敏捷地跨入座舱，“咔嚓”一声关好座舱盖。顿时，机场上翻滚起春雷般的轰鸣。随着马达的轰响，矫健的战鹰滑上跑道，利箭一般，双双腾空而起，直插蓝天。

郭雄高止不住激动的心情，抬头望天。只见一只苍鹰，在迎风展翅，不断升高、升高；在苍鹰的上空，那蓝天的深处，两架歼击机在搏击长空，忽上忽下，翻滚，俯冲，盘旋，急转，风驰电掣，龙腾虎跃。啊！动作是那样的轻捷！气势是那样的磅礴！他们的队编得多好，跟得又是多么紧啊！郭雄高看着看着，鼻子眼睛都笑了。他把浑身的疙瘩肉一紧，只觉得力量无限，涌出一股使不完的劲儿来！他忽而